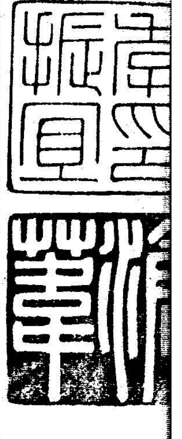
景宋本禮記正義

廿二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彊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



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己如父母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疏】正義曰此以下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幷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今各隨文解之

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其甚難乎爲之不易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言仁道爲難若有仁行可以爲民之

父母此詩大雅泂酌之篇戒成王之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爲民之父母言不易也　凱以彊教之弟以說安之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彊不息是凱以彊教之弟謂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説豫而康安是弟以說安之也　樂而毋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荒禮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爲樂而毋荒有禮而相親也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者凡矜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民敬也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者以有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父以有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　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者言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　今父至不親　此明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者言父之於子若見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下賤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言母之於子見賢

則親愛之見其子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　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　火尊而不親者火須離之近則傷害人不須輕近故尊而不親　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土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也於人爲近人所居處遂不尊也　天尊而不親者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謂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　鬼尊而不親者鬼謂鬼神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也　子曰夏道

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以本

不困於刑罰少詐諼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夏道親而不尊之義　夏道尊命言夏之爲政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　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者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所爲如此是親而不尊也　其民之敝惷而愚者敝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惷愚所以然者昔時恒先禄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澆詭也情既不澆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惷愚也　喬而野者亦因昔時寬裕忠恕至末世民猶驕野如淳朴之時也　朴而不文者淳時民皆質朴不競文華至亂時猶承奉之亦然也【注】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諼也　正義曰以夏尚仁恩其民不困苦於刑罰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少有詐僞諼妄爾雅訓云萲諼忘也則忘字亡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諼是詐之義當亡下著女也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

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以本伏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疏此一節明殷代尊而不親之事尚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神　先罰而後賞者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又月令云春夏行賞秋冬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故春夏賞秋冬刑此記所云謂賞罰同時所行夏則先賞後罰殷則先罰後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者以其本尚虛無之事尊敬鬼神至其末世敝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　勝而無恥者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　注先鬼而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　正義曰以夏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外宗廟內朝廷以此反之則殷人先鬼後禮是

内宗廟外朝廷也 注 以本忕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 正義曰忕串也習也貴尚習鬼神鬼神無體故云虛無之事以爲事不在實故心放蕩無所定也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 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 疏 此明周代親而不尊之事

尊禮尚施者謂尊重禮之往來之法貴尚施惠之事也 其賞罰用爵列者既不先賞後罰亦不先罰後賞唯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者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愧之心也 賊而蔽者以本爲治之時上下有序至其敝末尊卑錯失爲饒獄訟共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故致

然也夏道尊命至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尊不同者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彊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

【疏】上明三代親尊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 未瀆辭者瀆謂褻瀆辭謂言辭夏時爲政之道未褻瀆於言辭君既不尚辭民亦不爲故言未瀆辭夏言未瀆辭則殷

瀆辭也　不求備不大望於民者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備足大望謂賦稅旣重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　民未厭其親者以上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　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者以殷承夏後雖已褻瀆言辭仍未褻瀆於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略不褻瀆也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　而求備於民者言殷不如夏寬每事求備於民亦大望於民也　周人彊民以周承殷後遭紂衰亂風俗頑凶故周人設教彊勸人以禮義亦比夏殷多此一句也　未瀆神者言周治太平之時雖已瀆於禮猶未褻瀆鬼神祭天地宗廟諸神尚有時限未褻瀆也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　而賞爵刑罰窮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尚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之事窮極煩多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

疏 此一節揔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 虞夏之道寡怨於民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者以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勝敝敗也不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民猶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寡怨於民也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者至謂至極也言虞夏爲質殷周爲文並已至極矣縱令後王爲質不能過於虞夏後王爲文亦不能過於殷周是至極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案三正記云文

質載而復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家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於夏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

辨別也猶寬而
栗也靜或爲情
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
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德所威則人
皆畏之言服
罪也德所明則人皆
尊寵之言得人也
疏
正義曰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
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者言後世
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齊及之也　君天
下生無私者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及言舜爲天下
序爵必以德而不用私也　死不厚其子者厚謂豐厚既
不傳位又不以財物豐厚於其子故云不厚其子子謂商
均也　子民如父母者子謂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
有憯怛之愛者言愛民之志有悽憯惻怛言舜天性自仁
故憐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　親
而尊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　安而敬者體安而能敬敬
即前威莊而安也　威而愛者有威而又有愛也　富而
有禮者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惠而能散者施惠

得所爲能散也　其君子尊仁畏義者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若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　恥費輕實者費辭也言而不行謂之辭費也言必履而行之是恥於辭費也輕實者實財貨也貴人而賤祿是輕財也　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　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　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靜寬而有辨者辨別也臣下傚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　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摽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　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者如上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爲義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

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至辭欲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又明君子爲行須内外相副令各隨文解之 事君先資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定然後見也拜自獻其身者獻進也爲謀既定乃拜見自進其身也以成其信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 是故君有責於臣臣有死於其言者以其先謀乃可見君故君有責於其臣臣當竭力守節死於其所言也 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者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順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少也 子曰事君

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貫也入或爲人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疏 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依言大小而受祿　大言入則望大利者入猶受也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　小言入則望小利者小言謂立小事之言小言進入受於君則唯望小利也　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祿各以其德能相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　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卦辭也案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　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引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

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

疏　此一節廣明臣之事君當以正直之道不下達者不以在下細碎小事通達於君　不尚辭者不貴尚浮華之言辭　非其人弗自者非其好人不身自與之相親　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云

靖共爾位靖謀也共具也言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爵位有正直之德者於是與也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者式用也穀善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爲義證明非善人不得與之相親靖治也爾女也言爲臣之道治理恭敬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爲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女之所爲穀祿也用此福祿以與女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冢宰也冢宰主治百官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過於外也

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疏 此一節明臣事君諫諍之道遠而諫則諂也者若與君疏遠疆欲諫諍則是諂佞之人望欲自達也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者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諫不知人事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　子曰邇臣守和者邇近也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　宰正百官者宰謂冢宰正治百官大臣慮四方者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於中故言正百官耳　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此小雅隰桑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念此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言近於勤矣終當念之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藏善也言中心善此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詩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此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之言胡胡可也謂猶告也言何不以事告諫於君矣中心藏之與詩文

同王肅以爲藏善鄭亦然也皇氏以爲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非其義也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亂謂賢否不別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巳也退速者爲君子之倦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

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彊與君要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疏此明臣事君亦當使賢與不賢分別之事　難進謂君擇己易退謂君厭己則位有序者謂賢愚別也　則亂者謂賢愚不別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者慎謂謹慎以盡忠是慎始也終謂終竟擇善爲朋友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者言事君可使之貴可使之賤可使之富可使之貧可使之生可使之死但不可使爲亂也亂謂廢事君之禮也熊氏以爲可殺者謂臣可殺君引春秋殺君稱君君無道此非辭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

朝廷不辭賤言尚忠且謙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猶行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有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爲身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疏此廣明爲臣事君之禮 軍旅不辟難者謂使之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也 朝廷不辭賤者謂在朝廷之中不得辭其卑賤之所也 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行也謂臣處其位而不行其事則近亂也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者既必無辟故有此以下事也使之謂聘問師役之事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雖當已才猶宜謹愼思慮從君之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　否則孰慮而從之者否謂君所使之事非己本才也雖非己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孰思慮而從行之　終事而退者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己才而幸得終竟音竟即辭而退也　臣之厚也者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此易蠱卦上九爻辭案易蠱卦巽下艮上上九艮爻艮爲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引之者證臣之事君終事而退是臣之厚重也

注使謂至去也

正義曰知使謂聘問師役者以經云愼慮而從之又云孰慮而從之謂隨從其事故知出使在外也云愼慮而從之者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者所以謹愼思慮而從就此事者是己之思慮所及欲其必有成功故須愼慮也云否謂非己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者

謂此事非本己志當孰須思慮計謀此事於我已身利之與害若於已爲利當勤力爲之若於己害亦須爲之不得辭也云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者若元是已志其事雖成猶須爲之不可即退若此事元非已志爲君暫使已事成之後則當退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 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爲雖字之誤也 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 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疏 此節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出命不可不慎爲與上更端故言

子曰　唯天子受命於天者唯當爲雖雖天子之尊不敢自專猶須受命於天然後行也　詩曰鶉之姜姜者此詩鄘風鶉之奔奔篇刺宣姜之詩其詩之意以宣姜通於公子頑毋與子滛鶉鵲之不若故刺之云鵲自匹偶姜姜然鶉自匹偶賁賁然各當有匹今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不如鶉鵲也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者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我君惠公反以此爲小君此經引詩斷章言君有逆命似大鳥姜姜爭鬬於上小鳥賁賁亦爭鬬於下謂君無良善我等萬民以惡人爲君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　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

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巳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疏 前明事君之道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以事殊於上故言子曰 君子不以辭盡人者言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 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言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 天下無道則辭

有枝葉者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者此經皆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　君子之接如水者言君子相接不用虛言如兩水相交尋合而已　小人之接如醴者小人以虛辭相飾如似兩醴相合必致敗壞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者水相合爲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　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者此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餤進也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信之禍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繩也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欲歸其所說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故此經明言當忠信之人也 疏 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 注 譽繩也 正義曰言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忖度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爲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爲譽譽亦訓繩鄭注以爲此解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者此曹風蜉蝣之篇刺曹君之詩言曹君好絜其衣服不脩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則引詩斷章故義不與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憂矣我今歸此所說忠信之人引之者證疾其虛言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 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

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

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疏正義曰前經明其言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　口惠而實不至者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則怨之故言怨菑及其身也　是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者諸謂許人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被責也　寧有已怨者已謂休已寧可有發初休已不許而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大發初不與其責小　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者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衰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和悅也信其言誓旦旦然相思懇誠也　不思其反者謂令男子不思念其本恩之反覆是男子不思之事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恨之甚也引者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

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疏】此明更申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　君子不以色親人者謂不以虛僞善色詐親於人也　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言情疏貌親而心不慤實恒畏於人譬之於細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許愼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爲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貌親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者既稱情疏而貌親故更明情貌信實所以重言之也　辭欲巧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

神明謂羣臣也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大事有時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牷猶純也疏正義曰此以下至於篇末揔明卜筮之用各隨文解之昔三代明王者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

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揔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褻奉事上帝故皆卜之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卜筮動合於禮故夫子揔更結之牲牷之等禮樂之儔粢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　注日月至尸也　正義曰冬至謂祭圓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圓丘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

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案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注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正義曰此解經卜筮不相襲之事旣大事卜小事筮是二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爲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簭人有九簭筮更筮咸之屬是也此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

注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　正義曰旣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　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　正義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旣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凡小事涖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之小事也

注事之外內別乎四郊　正義曰先師以爲祭天而用辛

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四郊之祭以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同其餘他事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爲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爲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四郊外內別謂限別以四郊爲限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

疏 以前經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 后稷之祀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 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

祭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

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用龜筮問所貢獻也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

疏 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及國內諸事無非卜筮之用此一節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 大人之器威敬者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雖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 天子無筮天子既尊重於征伐出師若巡守之大事皆用卜無用筮也 諸侯有守筮者諸侯卑於天子有守國之筮謂在國居守有事而用筮 天子道以筮者天子在國既皆用卜若出行於道路之上臨時有小事之時則唯用筮也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降於天子若出行於外非其國境不用筮也以其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筮尚不用卜不用可知也 卜宅寢室者謂諸侯既

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建國巳後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　天子不卜處大廟者以建國之時揔卜其吉不特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可知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者猶事稍異於上故更稱子曰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大事必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　是以不廢日月者揔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　不違龜筮者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而來　以敬事其君長者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故也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　是以上不瀆於民其上爲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　下不褻於上者謂以正事上不褻慢也　注謂征至其祥　正義曰知征伐出師及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天子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故知此節以下不與上同是將出行下云天子道以筮此云無筮是未在道也故知征伐出師若

巡守欲發時也云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者謂不徒用
筮而已兼用卜也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故
簭人云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出師巡守皆大事也所引
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案襄十一年鄭先屬於楚今
楚弱鄭又被晉收屬於晉鄭使良霄石㚟告絕於楚楚人
執之故謂楚人云先王卜征五年謂將欲巡守預前五年
每歲卜之云歲襲其祥者襲重也謂歲歲恒吉重其吉祥
而後始行若不吉則更增脩其德欲令楚脩德引者證巡
守須卜也 注 守筮守國之筮　正義曰此諸侯守國筮
者非寢室改易之屬則唯用筮也若寢室亦用卜故下云
卜宅寢室然此節皆明將行及出國之義而云守筮及卜
宅寢室及不卜處大廟皆言國中之事者此舉國中以明
在外外內相明也 注 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　正
義曰此諸侯初受封之時不卜者以天子因先王舊國而
令封諸侯不須卜也若天子初建國則卜之故下注云卜
可建國之處是不因先王舊國也 注 謂朝聘待賓客崇

敬不敢用燕器也　正義曰但此章據出行朝聘之事故以朝聘解之則上文非其國不以筮是出外行也其實昏冠亦不用燕器也用祭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是用祭器也　注用龜筮問所貢獻也　正義曰鄭以天子無筮以下論出行在外之事故解此不違龜筮謂所問貢獻之物也前章云不違龜筮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緇衣第三十三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粲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爲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疏 正義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　爲上易事者爲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　爲下易知也者爲下謂臣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　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愼罰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下所信　好賢如緇衣者緇衣朝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此緇衣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緇衣爲鄭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爲王后宮巷官之長故爲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己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　則爵不瀆而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慤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而民皆謹慤也　刑

不試而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　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也刑法也孚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國無不爲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明德愼罰爲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試也　注　緇衣至甚也

正義曰緇衣者詩鄭風美鄭桓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兮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爲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爲新衣云適子之館兮者鄭人云桓公武公既爲卿士適子之館舍兮謂鄉卿士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粲兮者從館舍迴還來鄉本國我即授子以粲餐兮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好賢也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

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韠韠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韠用緇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玄冠用黑繒爲之其義未甚明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格來也遯逃也 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涖臨也孫順也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甫刑尚書篇名匪非

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則民有格心者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此尚書呂刑之篇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政令言苗民爲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　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嚴刑　唯作五虐之刑曰法者言唯作蚩尤五種虐刑自謂爲法　是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德起倍叛之心　遂絕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絕其世也　注甫刑至任德　正義曰此甫刑尚書呂刑也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否案春秋實無甫侯國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尚書呂侯後爲甫

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爲甫侯故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戍甫謂平王時也則孔氏義爲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爲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爲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爲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

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傚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遂猶達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 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 豈必盡仁者言禹之

百姓豈必本性盡有仁道秖由禹之所化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爲大師爲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爲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　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爲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下
爲法式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

致行己以說其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大也直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　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者言上若好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他人　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貞正也言尊長於人爲君者當須章明己志爲貞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　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己之意以說樂其上矣　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梏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故大人不倡游言游猶浮也

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淑善也諐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麤於絲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者亦言漸大出如綍也綍又大於綸故大人不倡游言者游言謂浮游虛漫之言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謂口可言說力不能行則君子不言也若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之類是也可行

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此之事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 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諐過也言爲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容止不諐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證言行不可過也 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正義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遊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爲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郡所置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署嗇夫案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子曰君子道人以

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猶考也議也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疏

正義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 道人以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言有信也 而禁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愼人以行使行顧言也 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恒行以否 而行必稽其所敝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敝之時無損壞以否 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話善言也爾汝也謹愼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爲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爲人

所法則引證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者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貳不壹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説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疏正義曰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　則民德壹者壹謂齊壹則萬人之德皆齊壹不參差　詩云彼都人士者此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

黃然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士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 注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 正義曰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者以正衣解之詩謂庶人有士行非關蜡祭之事故爲溫裕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志猶知也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疏 正義曰爲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

貌則知其情 爲下可述而志也志知也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者吉當爲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壹之德引者證上君臣不相疑惑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此詩曹風鳲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證壹德之義

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章明也癉病也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疏 正義曰章善癉惡者章明也癉病也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癉病之也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具爾之祿位愛好正直之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上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

子曰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

勞之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情相示則詩也　君之與臣各得其所　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有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　下難知則君長勞者若在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覆上百姓惑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　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者覆上君長勞如此則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爲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　重辭者重尚也爲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其所不及者謂君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盡皆因病引之者謟君使民惑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　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者小雅巧言之

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爲姦慝使王之邛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愼賞罰之事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秖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者刑爵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　康誥曰敬明乃罰者證刑罰不可褻也周公作康

誥誥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欲而明之也　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爲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爲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

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内或時交爭轉相陷害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疾猶非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

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絜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

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哱或爲悖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慎所可褻乃不溺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

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

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　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者大臣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　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　君毋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　毋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　毋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者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

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爲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者此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　毋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爲非毀於適夫人　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毋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莊之士　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 注 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　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親比云言大以見小謂大臣不治小臣治也故云互言之也 注 大臣至陷害　正義曰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圖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謀小臣是各於其黨中知其過失審悉也 注 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　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尚書顧命之篇　子曰至由聖　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

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　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既無壹德政教所以煩亂也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子曰至惟終　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為水所覆沒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　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

皆在其所褻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没溺者皆
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
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
人不没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
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誡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
以爲常故致覆溺也　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
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
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
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　口費而煩
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
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
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
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
人也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
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
故云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

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嚮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伊尹大甲之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　若虞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己心往機閒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己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　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罸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己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　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徙移辟災是可違也　自作孽不可以逭者

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證人君若修德行善則能終也 注 難親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　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也 注 兑當爲說　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傅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 注 尹吉至亳西　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爲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爲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爲先也云忠信爲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

住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爲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誥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竝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爲湯都偃師爲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疏 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

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令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唯專功爭美各自爲是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者此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恒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曰怨也　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注】成邦之八成也　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爲牙故尚書以爲君牙此爲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令此本作資鄭又讀資當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

不壹行無類也類謂比式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也精或爲清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内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　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者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無有比類言行之無恒不可比類也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旣言行不妄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　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汎愛亦質少而親之　精知略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要略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自由也師衆也虞度也庶衆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衆人共知謀度若衆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壹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之者證爲政之道須齊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

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

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

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匹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此正爲匹也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爲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爲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恒定也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　詩云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爲匹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

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儌利也詩云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　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大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爲不歸於德歸或爲懷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

道【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以德是與　私惠不歸德者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　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疏】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先以二事爲譬喻也　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

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　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　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旣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言而無聲也　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絺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爲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注衣或在內新時不見　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衣初新著時或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故君子寡言而

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顧聲之誤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

當須實不可虛飾也　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虛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　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爲驗不用虛辭爲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爲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太平也引之者證言信爲本　君奭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　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爲割田當爲申觀當爲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德　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證言當誠信也　注奭召至下也　正義曰案周

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奭爲召公名也謂周公旣致政仍留爲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爲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以衞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𤣥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幷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爲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

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兊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

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恒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者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恒數瀆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證無恒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也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傅說告高宗之辭云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無恒者也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之以爲正事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言無恒之人不可祭祀也　事煩則亂者言若使無恒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　事神則難者若使惡德之人事其鬼神則難得其福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恒卦九三爻辭言

人君不恒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證人而無恒其行惡也　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恒卦六五爻辭偵正也言恒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若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證男子之無恒德其行惡也 注 純猶至福也　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爵無及惡德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者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爵此惡德人也 注 羞猶至人也　正義曰此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是易恒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爲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爲兌兌爲毀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爲偵者此恒其德偵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爲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

爲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奔喪第三十四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録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與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內録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爲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秖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

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爲主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

【疏】正義曰此一篇摠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若未

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 感此念親 哭辟市朝 爲驚衆也 望其國竟哭 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在路至其國竟奔赴之節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喪廢於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已也 注 成喪服得行則行 正義曰鄭云此者恐成服之後即便得行故明之云若成服已後得行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行 注 感此念親 正義曰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爲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又爲位更哭也 注 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正義曰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

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且遂行雖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亦然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

盧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又袒踊成服之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之左也　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也括髮袒者喪巳經日不笄纚故即括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所奔者謂主人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此既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云三日

成服　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上之序東也　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　注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　正義曰知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　注云已殯者位在下　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注襲服至哭踊　正義曰云不於又哭乃經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侇于堂降成踊乃經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

小斂著經則合又哭乃經故云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末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戚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爲經之散垂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而絞之故不以爲象革帶之絞帶也且要帶爲重象革帶之絞帶爲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爲絞經之垂者

注 又哭至爲數 正義曰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

注 既哭成

其喪服杖於序東　正義曰知在序東者約士喪禮文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　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

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
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奔齊衰以下之喪
【注】不升至母也　正義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
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
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
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繼統於主人也
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
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
奔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經下奔母之喪
直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
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
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
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
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
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故云
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

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解洷意其義非也此
麻則帶經變文耳云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
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云免麻于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
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是袒
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者以此經先
云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
襲經于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
也 〔注〕又哭至時也　正義曰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
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
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 〔注〕待奔至入也
正義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
以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
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爲變明不如賓客也
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者言
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三
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

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爲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以賓客待之亦爲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注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入闈門是異於女賓以婦人雖是外成以奔夫屬不得全同女賓故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爲母

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爲父也　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疏】正義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　【注】婦人至客之　正義曰婦人入者由闈門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髽於東序者以

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纚大介曰髽者鄭注士喪禮云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爲母所以

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　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　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謂既葬巳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 注 主人至事也　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爲主人不得待者爲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爲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爲父母袒

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絰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 注 又哭至五哭 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巳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巳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巳後朔望朝哭而巳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 注 壹括至者同 正義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者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爲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

爲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揔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免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祖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祖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

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 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

注 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 正義曰今案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揔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爲之得襲故言襲 注 爲父

至字也　正義曰知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爲父不及殯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　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　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

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　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　襲經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　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　注聞父至可也　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

經者喪至此踊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爲又哭於此哭後乃經絞帶與明日又哭别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又哭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踊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經帶也 注 其在至以止

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 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　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注東東至而歸　正義曰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　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云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

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緦麻也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若所為位

家遠則成服而往 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絰成服之禮　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摠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 注 謂無至乃行　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已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鄭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爲位此言爲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爲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 注 數朝至拜之　正義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

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爲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爲五哭故數夕哭爲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爲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爲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揔明之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揔結於上也 注 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 正義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齎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

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凡為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為主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

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爲位者壹袒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已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注 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正義曰此明諸哭者本是無服故但哭不爲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爲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一哭若朋友巳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 注 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 正義曰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是於他國爲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諸舊君也 注 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正義曰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内皆服斬也故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内宗是有服也 注 謂於至祖也 正義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前文所云者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也主人墓左西面 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

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　皆爲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　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嚮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　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　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　親同長者主之　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　不同親者主之　從父昆弟之喪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

凡喪父在父爲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通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爲其妻子爲喪主也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　親同長者主之

者親同謂同三年朞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　不同親者主之者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　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　拜賓則尚左手者於時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

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 正義曰此經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　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爲之袒免故云無服者麻也

注 雖無至者麻　正義曰以經云無服者麻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經也云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絶之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者此是亦奔喪禮文言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

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

【疏】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　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后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注】主人至成踊　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絰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已禮踊襲絰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

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者以此經但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爲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問喪第三十五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録屬喪服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三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

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

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說虞之義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

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怪冠衣之相爲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怪本所爲施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

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怪所爲施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

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

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意也 雞斯者笄謂骨笄纚謂縚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 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 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 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爲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 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注 親父至爲里 正義曰凡云親者包之

五服也以此經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雞斯當爲筓纚者以經雞斯二字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筓纚相涉故云筓纚也云親始死去冠者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是去冠也云二日乃去筓纚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筓纚也云上衽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案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案深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履踐爲妨故解爲裳前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案公羊傳云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　注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　正義曰爵踊似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殷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文　望望然者瞻望之意也　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　皇皇然者意彷徨也　其往送也如慕者如孺子啼慕於母也　其反也如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　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

似人之逃不復來也　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饗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成壙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倚廬枕塊不敢入於室處也　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苦也　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僞假爲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亦者亦以俟其生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也非但不生孝子之心亦益衰矣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者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闕其居喪所以禮矣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

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者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所爲　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荅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　禮曰童子不緦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童子不緦者言不爲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緦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唯此當室之童乃爲族人著緦服　緦者其免也者作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爲族人得著緦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理故得爲族人著緦服也　當室則免而杖矣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緦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

注云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　正義曰解當室所著之意也言免是冠之流例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緦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緦服也鄭出緦其免之意言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緦服言緦服由

於著免是所以緦者由有免故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者此明問居喪有杖爲父母乃異何意如此故問之　竹桐一也言爲父竹爲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也言孝子奉親用心是一但取義有異故竹桐而殊也　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者父是尊極故爲之苴杖言苴惡之物以爲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故云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爲母屈於父不同自然苴惡之色也故用削杖其杖雖削情同於父故云削杖桐也桐爲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爲母也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　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者爲母親對父之時不敢據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　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者所以爲母堂上不敢杖者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堂上故不杖也　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爲母所以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父

憂戚故不杖不趨奠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

服問第三十六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録屬喪服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

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

帶皆麻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 世子不爲天子服 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 君所主夫人

妻大子適婦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凡見人無免

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税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税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税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

疏 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皇氏云此言傳曰者即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今各以其人今各以可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云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今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 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没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没爲夫之母期也

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而
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
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
姑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
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
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
服而有服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者
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
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
從母緦麻　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
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
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
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
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傳曰母出
則爲繼母之黨服者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
於上故更稱傳曰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

矣者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　則帶其故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絰者謂三年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　服其功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　注帶其至麤衰　正義曰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於首是男子首絰除矣其首空故絰期之葛絰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其婦人則首絰練之故葛絰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絰期之麻帶也云爲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間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爲

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功即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揔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爲前三年之衰爲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爲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穎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穎之前得爲三年之喪而行練也熊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爲母也今鄭注云爲父既練衰七升爲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

既練皆爲父卒爲母今熊氏云父在爲母其義非也有
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
大功之喪者爲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
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
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也故云亦如之

注 大功至皆麻

正義曰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絰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絰既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絰與期之絰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絰期之絰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間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絰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絰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

帶四寸餘則其首絰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絰帶皆麻者閒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絰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絰期之葛絰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閒傳之文於義不合案閒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此經文大功唯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絰期之葛絰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爲期絰期帶謂其大功之絰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爲正也　小功無變也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以上之服言

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　既練遇麻斷本者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　於免絰之者以練無首絰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也　既免去絰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也　每可以絰必絰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絰之時必爲之加麻也　既絰則去之者謂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　注雖無至服也　正義曰有事則免絰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爲之不變服其應免絰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絰者解經於免絰之於是免之時必著絰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

必加絰也云絰有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絰必絰也云絰謂不免但云絰者謂旣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絰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絰有不免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　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者謂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下經云緦小功之絰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絰之此經又云如免則絰者前經但云絰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攺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旣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旣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

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爲稅者稅謂變易也所以緦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注 稅亦至易也 正義曰云稅亦變易者以一經之內有變有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本爲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云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成人小功緦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緦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　終殤之月筭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緦麻則三月　而反三年之葛者此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　是非重麻爲其無

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注謂大至服緦 正義曰知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以前文云緦小功不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緦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緦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衰初喪則變三

年既虞卒哭則下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爲殤未成人文不縟耳者縟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云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者喪服傳文　君爲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侯之君爲天子三年也　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者言諸侯夫人爲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爲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宗之爲君諸侯爲天子服斬衰喪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謂以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起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欲明諸侯夫人爲天子故載君爲文之首也

注外宗至南面　正義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爲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來爲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云諸侯爲天子服斬故夫人亦

從服期是爲夫之君如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内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内宗有二者案周禮云内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内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内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者證外宗之義也　世子不爲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者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爲妻及適子適婦爲主也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者此明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大子之服是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者若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爲服期今君

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緦則羣臣爲之無服也　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者近臣謂閽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故云從服　唯君所服服也者君服緦則此等之人亦服緦故云唯君所服服也　注妾先至不可　正義曰妾先君所不服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其母緦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別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立

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巳爲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　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　當事則弁絰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絰

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
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　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
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
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　爲其妻
往則服之出則否者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
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
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　凡見人
無免經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　雖朝於
君無免經者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脫於經也　唯公
門有稅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
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
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經也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
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經之意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
以許臣不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己恕物不可奪人
喪禮使之免經故許著經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
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己喪禮

也

注 有免至絰也　正義曰謂不杖齊衰者案下曲禮篇云苞屨不入公門蔍屨杖齊衰之屨既不得入也此云稅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者鄭以絰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絰以差次約之則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其絰也　罪多至列也者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録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

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臬或爲似）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

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旣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苄今之蒲苹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

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

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因上說而問之斬衰之喪

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 苴惡貌也者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也 大功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 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爲之變又不爲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

間衰因鍛布帶屨亦輕其絰色用枲同者自別表義耳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絶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　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皇氏以爲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對也　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　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内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　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　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

之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　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　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正義曰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者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苄翦不納者苄爲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即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

斬衰三年者此明五服精麤之異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緦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䟽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

布纑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
故也 注此齊至差也 正義曰此齊衰多二等者案喪
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
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案喪服
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
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故云大功小功
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
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爲主
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
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
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斬衰三升者此
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幷明練後除脫之
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
麤疏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
成布也 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

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　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者父没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　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　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　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注 葛帶至常也

正義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

以喪服傳云五服絰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分爲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云帶輕既變因爲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爲飾也則知男子首絰婦人要帶不三重爲飾也云婦人葛絰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絰而麻帶又上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說首絰不說帶也注云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是男女共爲即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去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一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爲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絰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爲練帶則是

三年練帶小於小功首絰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云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爲後喪所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同故云其爲帶猶須五分首絰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耳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者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

杖可知也云黒經白經白纖者戴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纖冠者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纖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輕之意故云何爲易輕者也言有何所爲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

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　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　注說所至可貳　正義曰此言包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舉此言包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卑謂男子卑要婦人卑首欲明卑者可以兩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故得可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　注此言至之重葛　正義曰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

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有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麤細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巳釋也云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巳除今大功巳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　齊衰至服之　此明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以後服易前服之義也　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　注此言至其輕　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

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絰是或無絰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絰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絰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　斬衰至服之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者與後兼前服也　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　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　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　注　服重至受矣　正義曰云則者則男

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據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者此明遭後明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絰但絰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旣易以蒲還反服前喪輕服故文注稍異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